

忏悔的土地

张雷激 著

江

女娲音荡五岳三山

忏悔的土地

张雷激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 ●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忏悔的土地

作 者:张雷激

责任编辑:黄小初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4

字数:248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626-X/I·604

定 价:8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张雷激



楔子

华夏先祖们在综合诸部落图腾的基础上，塑造出自己特有的图腾——龙。于是至今天，海内外的炎黄子孙，都自称是“龙的传人”。

龙本无独尊地位。但到了秦汉以后，龙演变为帝王权力的神化物，帝王便成了“真龙天子”。

中国历史上，人物众多，犹若繁星。“真龙天子”是其中一部分，仅从秦始皇称皇帝算起，就达 120 余位。但自清王朝覆灭以后，经革命和民主风暴的洗礼，中国的“真龙天子”似乎断种了。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在苏皖交界处的大山里，才发现了“真龙天子”的踪迹。

这位“真龙天子”说，共产党的“共”字是“廿”和“八”组成的，只能坐 28 年的天下。即便共产党整天宣扬“人民江山万代红”，即便共产党的党纲里写入林彪为接班人——时下共产党已统治 21 年半，再有 6 年半的时间，注定要改朝换代由他坐天下。

消息诡谲，不胫而走。是荒谬？是必然？也许是巧发其中：几个月后，共产党内出了“九·一三”事件，“接班人”林彪登机仓皇北逃叛国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。人们处于这多事之秋，联想时代的动乱如风云变幻，似乎觉得该有什么人物被历史推上新的政治舞台。于是，大山里的“真龙天子”更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使人溺信而对他虔诚起来。他倒也真有“打倒皇帝做皇帝”的气派，建起“发端”年号，封出太师、太傅和六部尚书，娶皇后、贵妃、妃嫔……

荒谬绝伦！关于“真龙天子”的消息，一经传到官方，立刻

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视，尤其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。

公安人员组成专案组迅速扑入了大山里。

第一章

这儿的山真多，方圆几百里地，大山、小山，盘亘交错，重重叠叠。虽无名胜景致，倒有嵯峨姿势；虽无瀑布奇观，倒有古柏吐香。造物主为山头造型别致，让它大多酷似景物，有的像莲花，有的像宝塔，有的像游龙，有的像飞凤……怪怪奇奇，妙幻空灵，怪诞不经，不可思议。

大山里的人始终为山的千奇百怪所困惑，一代又一代人竭力解释在其中生活的世界，如同是在研究安第斯高原上神秘的太阳门，又如同是在探讨英格兰西部神秘的巨石阵。当他们解释不了时，便给每一座山赋予一则神奇的传说，像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人一样，把每一座山都看成是一尊顶礼膜拜的偶像。

棋盘山是这儿最受人叩拜的偶像。因为这山间有个神仙洞，洞里有一只天然的石桌子，桌子上长出一副天然的围棋盘。相传是仙人吕洞宾和铁拐李到此游山，歇脚于洞中对弈所留之物。棋盘山故而得名，也就有了难以磨蚀的神祇作用。

棋盘山还以盛产百脚虫闻名。当地百脚虫种类颇多，有青头、黑头、红头，长如银簪、如筷子、甚至如扁担。据医药界确认，百脚虫性温味辛而有毒，能产生祛风、镇痉、杀虫、解毒、散结、消肿等功效。不说别的，山中捉上两条杀死晒干，往存衣服的木箱里一放，过夏天绝然不会生虫子。由于百脚虫具有特殊的医疗功效，医药公司一直用大价钱进行收购，每条8分钱至1角5分

钱不等，抵得上生产队一个整劳力一天的劳动报酬。因此当地敢于捕捉它的不乏其人，哪怕它咬一口能叫人浑身发肿，或者严重时能危及人的生命。时下，棋盘山有两人捉百脚虫顶出名，一个叫尤山果，一个叫杜大春。他俩是棋盘山大队葫芦洼生产队人，现为辣子窝公社中学“戴帽子”高中二年级学生。二人只要上山捉百脚虫，少说捉三四十条，多时能捉六七十条。好叫人眼热！

春天是捕捉百脚虫的黄金季节。当报春的燕子呢喃时，棋盘山开始了自然界的伟大复苏，监禁一冬的溪水幽咽地流淌了，小草偷偷露出嫩嫩的绿绿的头，树木孕育出一片新绿——这温煦绚丽的新世界，为千百万个生物提供了进化的契机。百脚虫从隐蔽到公开，忙于交配繁衍后代，也给人带来捕捉它的好机会。

阳春三月的一天，尤山果和杜大春借星期天，相约一同上山捉百脚虫。但今天两个小子十分倒霉，左一个岗右一个岭奔波，各人才捉10多条。他俩憋着满肚子气，连午饭也没回家吃，非要取得满意的收获。已是黄昏时辰。老天照旧是阴森森的脸，中午就落下了雨丝，一会儿稠密，一会儿稀疏，没有断头。他们俩仍不想回归，转身到大雁洼捕捉，谁料想遇上了一桩怪事。

尤山果是个细高个儿，身躯虽显得纤瘦，却给人一种刚毅的美感。他是一副古铜色的脸，高高的鼻子下横着轮廓分明的嘴，两眼射出火一般的青春光泽。那头发叫人感觉特别粗硬，直挺挺地竖着，仿佛是一种性格的外露。杜大春的身材生得很平衡匀称，偏白的脸蛋，清新的发型，那一身轻快的劲儿，叫人一眼就看出他的精灵。他二人，一个穿退色的瓦灰褂子和深蓝裤子，一个穿一套半旧的黄色解放装，各披一条破麻袋片、拎一只藤条篓、握一把长锥子，宛如一对深山侠客啸傲林泉。

大雁洼位于棋盘山的西北部，洼子呈簸箕形，长满刺槐、榆树和马尾松；还有几垛高高的石壕，说不上是哪一朝代留下的，光听人家说，是同“长毛鬼子”打仗用的。两人来到洼中，钻进

茂林深处，在百脚虫爱栖身的石壕间寻捕。百脚虫敏捷得很，一当在石缝中被翻出，立刻向其它石缝里钻，那爬行的动作飞快，形如蛟龙出水。他俩却眼明手快，只要见到百脚虫，一个箭步扑上，拿锥子对其脊背戳去，一手将其头按住，在一个嘀嗒的工夫里，便捉虫放入了篓中。

可正当他俩捉得带劲时，让一幕奇怪的情景吸引住了：在林间一条不常有人走的路上，暮色笼罩着一队行踪诡秘的人，个个穿蓑衣、戴斗笠，正默默向大雁洼的后坡行进。

“这么晚了，哪来这么多人？”杜大春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问尤山果。尤山果凝了半天神，狐疑地道：“莫要是坏人哟！”

“鬼影子呢！”杜大春根本不相信。

“噢，你没听说呀！”尤山果认起真来，道：“那公安的整天在我们这块地方转悠，说有个皇帝在这山中，其实呀，皇帝是搞反革命的！”

杜大春听到这里，脑门紧蹙起来，脸上漫过了警惕的神情。

两个愣头小子想弄个究竟，便随那队鬼祟的身影蹑踪而去。

那队人马来到洼子后坡，一个个往神仙洞里钻去。神仙洞在后坡的半腰上，上面悬崖陡壁，两边荆棘蔽翳，只有顺着直下的一条山石裂缝能够爬上去。洞门圆圆的，弯腰钻进去，走10几步，就到了如一间宽绰房子的地方。这里生出两个岔洞，左右延伸，再走10几步，便见到了宽阔的洞底。两洞间的景色各有千秋：左洞内有个水瓢大的井，渗出清凉绵甜的泉水，不外溢，一瓢一瓢舀之不尽。人称“瓢儿井”。右洞内的顶部有个圆孔，圆孔斜通向上，穿透悬崖陡壁间一块扇型巨石，吸进一束外界的光。人称“碟大天”。碟大天的光柱正好打在洞底天然的石桌子，辉映出桌上一副天然的围棋盘——这是自然形成的奇观，也是当地最神圣的地方。

棋盘山人祖祖辈辈无不对神仙洞顶礼膜拜。但随着“文革”的到来，在铲除牛鬼蛇神的怒吼声中，没有人再敢来求神拜仙。既

无人敢来敬奉，也无人敢来冒犯，因神仙洞的魔力难以被摧垮，即使用什么口号、或用某种粗暴行动加以限制，也抹不去人心对它的崇敬和畏惧。然而，神仙洞虽完好如初，倒变得人迹稀少了，由于时间的磨蚀作用，甚至叫人逐渐陌生起来。

“喂，他们往神仙洞里钻干什么呢？”杜大春觉得莫名其妙，向尤山果发问。尤山果不吭气。他趴在一块能见度极好的大石上，瞪圆一双眼注视着那边，还下意识地用手搔着头。

“保险全是头上生疮脚上流脓的！保险是！”杜大春见尤山果不答，只管自己咋呼。半天，才听尤山果嘟哝：“混水坑子，打不到底哩。”

雨停了。夜幕呼啦一下扯过来，把大山禁锢得透不过一丝亮儿。大山带着对黑夜的诅咒在沉默，沉默得实在太难受了，便发出使人莫名其妙的怪诞声。同时它那本性在改变，它怀抱里的芬芳和翠绿化为一片漆黑，像黑魔那般显得阴森可怖，叫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尤山果和杜大春非要将神仙洞里的事弄个清楚。两小子全穿着草鞋，为防止蛇虫叮咬，各扳一根树枝握在手中，边“打草惊蛇”，边朝神仙洞摸去。不多时，到了神仙洞下，本打算爬上去入洞窥探，忽见洞口像有人在划火点烟，揣度洞口有哨，便打破这个念头。

怎么办呢？两小子嘀咕一阵，想起那个碟大天，马上有了主意。他们登上了大雁洼后山梁的背脊，打算顺着山崖下滑两丈多地，落脚到那块扇形巨石上，心想只要里面有光亮，就能从碟大天看得真切。

“呀，那么险，手里没绳子哪能滑？”杜大春走着，担心起这个问题。

“嗟，恐怕那上面有野葡萄！”尤山果提醒说。

说着，二人来到了山崖头，见这里果然有几株野葡萄，葡萄

藤直向山崖下延伸，抓住藤条下滑十分稳当。此时，也不知是登高的缘故，还是瞳孔放大的缘故，两人的眼睛变亮了，透过黑色的夜幕，似乎已见碟大天下的奇妙场景。

他俩把身上的东西抛在一边，各抓过一根葡萄藤轻轻向下滑，一会儿落到了那块巨石上。杜大春抢先把头伸进了圆孔，那圆孔只能容下一个人头，尤山果只好抓紧藤条守在一边。

“让我看看哩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尤山果等得不耐烦，就催杜大春让位。可杜大春只当耳边风，那头依旧把碟大天堵得死死的，看得出他是被洞里的什么事情迷住了。

碟大天下，有几支蜡烛点燃，把洞间照得通明。下面站着一二十个人，互相间在嘀咕什么，难以听得清楚。忽儿，众人板起肃穆的面孔，排行站立后一齐跪倒，对着那天然的石头桌子叩拜。拜石桌子做什么？不，不是。是拜从岔洞里走出的一个人。此人如古装戏上皇帝般的打扮。他身躯高大，四肢舒展，步态庄重，气度过人，满面泛着光彩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他来后向石桌上一坐，瞪起一双炯炯有神的眼，向跪着的人颀来颀去。突然他身后有一阵黑烟冒起，跟着身后有一片红光闪烁，红光里有一个长的东西从他脖子下爬出来——这是一种黄色的蠕动物，爬至他胸前沐浴着红光，宛若黄龙临碧海，显得极为炫目。众人目睹，无不惊异，连连叩头，高呼什么。又一阵黑烟腾起，那蠕动物不见了……

噫！杜大春看得正带劲，身后重重挨了一拳，疼痛得他把头从孔中拔了出来。他知道是尤山果着急了，没好气地嚷道：“非要用拳撞我，就不能用嘴喊我哇！”

“嗓子早呐破了！”尤山果嚷了一句，不遑顾及争嘴，用手推过杜大春，趴倒身子把头塞进碟大天。往下定神一看，兜的感到惊心动魄：洞内跪着的人立到了两旁，听着坐在石桌上的那人演讲什么。那人讲得神采飞扬。众人不时折服点头。少顷，一个一个轮番上前跪下，聆听那人讲了一通，叩头后再退至一边。此时

岔洞里走出一个女人，女人款款走到石桌子前的亮处，暴露了她的全部芳容。一副修长的身段，展示出天然的风致。那脸颊和双唇像点了胭脂，是那么充满青春的活力。她一对眸子下意识地向上一扫，目光是那样地流光泛彩，叫人感觉出是激动无比，不知是对某种生活的强烈渴望，还是受当下这庄严的场面所感染。噢，是她！她、她不是死了吗？……尤山果看到这里，如见木魅山鬼，周身一痉挛，翻过身来愣住了。

“你不看了？那我再看看。”杜大春说着，赶紧趴倒身子，把头重新插入孔内。可下面的烛光鬼儿似的消失了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很扫兴地把头拔出，追问尤山果：“嗟，你看到哪些呐？”

“真是难解的方程！……”尤山果若有所思地说。忽然他惊呼起来：“大春啊，我俩、我俩今晚见着的，恐怕都是鬼呢。”

“胡嚼大头蛆！”杜大春指责道：“山果你真是脑瓜子不大，装的鬼神倒不少哩！”

“我看见死人了。”尤山果冤屈地解释说。

“哪个哇？”

“胡二妹。”

“胡二妹！……”杜大春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冷孤丁沁出一身冷汗：“她、她在这洞里面？”

尤山果瓮声瓮气地“嗯”了一下。杜大春听罢也怔住了。沉默。山野里空荡荡的，除了春风吹拂枝头的沙沙声，没有一丁点儿其它声响。偶尔，远方传来几声砵砵的狗叫，还传过来几声嗷嗷的驴叫。

“这帮子还能都是鬼？”杜大春怔怔了半天，又将信将疑地问。

“嚯，人家不是说么，中国的人多鬼也多嘛。”尤山果狡辩地说，又用惧怕的口吻道：“我奶奶说，她有一回和庄上的几个人打猪草回来，路过一个坟滩子，看到那么多小鬼在唱戏哩！……”

“噢，人老了会恋死，尽说些鬼话！”杜大春不信邪，提醒道：“要我说哩，恐怕你是犯疑惑错认了，噯说不定哟，胡二妹就没死，那挨野狗撕的尸首不是她的。”

“倒也可能。”尤山果经杜大春一点拨，重新站到了阶级斗争的立场上，道：“那……这帮人肯定是搞反革命的！”

“笃定是。”杜大春的语气变活泼起来，道：“山果呀，我一看这底下那场面，就像公安局到处要抓的皇帝！恐怕你大、大姨子胡二妹也参加了，她还能做皇帝的老婆哩。”

尤山果任杜大春嚼舌头，他低头思索着什么。一会儿，连招呼也不打，抓过藤条向上攀去。杜大春闷着头跟了上去。

两个小子爬上崖头后，连夜赶往公社报案。公社的公安特派员王玉牛是尤山果的姐夫。他仔细听罢情况报告，即刻挂电话向县公安局报案。凌晨4点多钟，公安人员连同辣子窝公社的武装基干民兵连，已在棋盘山神仙洞的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。

二

天亮后，公安的同民兵连的冲进了神仙洞，把里面的人全部抓了起来。共23人，19个男人，4个女人。据侦查，尽是公安机关亟待侦破的“皇帝案件”中的犯罪分子。

案件主犯叫黄天龙。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官，后逃亡到外地改名换姓隐藏起来，在遭受历史审查中露了马脚，逃进这一带山区开展起反革命复辟活动。这家伙抓住农民封建意识强的弱点，自称自己是真龙转世，将替代共产党坐江山。且运用多种手段对人实行蒙骗：他在逃亡时埋下数百枚光洋，一日他带着亲信去刨时，谎称是玉皇大帝托梦所赐，是给他开创江山大业花费的。他又称他的“天朝”已获得海外许多国家的承认，叫他的亲信用两片耕地用的犁铧片在背地敲打，发出“嘀嘀嘀”的声

音，他则对听到的人诌说是与海外联络发报。那晚黄天龙在神仙洞的表演也是一套鬼把戏：他身后冒的黑烟，是他的亲信在他身后点燃的火药；他身上闪烁的红光，是用几只6伏红色小灯泡制造出的效应。那个长型黄色蠕动物，是一条水蛇被涂上了黄色颜料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出来，主要是要人们相信他是“真龙天子”……

不久，“皇帝案件”的其他几十名罪犯，也先后在河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落网。经审判后，黄天龙等6名主犯被处决，另外几名罪犯则被拉到有关县、公社游斗。

辣子窝公社的批斗会是在麦收后召开的。这是一天的上午，没有一丝风吹拂，太阳还没出来，人已感到浑身热辣辣的，是个流金铄石的天气。辣子窝中学的大操场上那泥垒的大戏台，被进行了一番严肃的布置，横拉起赫然写着“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”字样的会标。其间，“反革命分子”几个字倒写着，而且是打上粗粗的红叉杠。两边写着黑体字的竖标语，一边是“金猴奋起千钧棒”，一边是“玉宇澄清万里埃”。操场四周贴满了标语，有的写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”，有的写“坚决镇压反革命”，还有一条写着“人民江山万代红”。操场上坐满了人，以各个生产大队为单位，全公社历史清白的劳力几乎都来了，加上当地的中、小学生，挤挤插插的足有5万人。会场上插满了旗帜，红旗、绿旗、黄旗、白旗，还有人举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。

批斗会开始前，场上扬起一片议论声，议论的中心话题是“皇帝案件”。因天气闷热得难受，不少男人拿草帽子扇风，那“呱嗒、呱嗒”声很像乐队中的沙球，给场子上的议论声带来强烈的节奏感。会场最前排地上坐着辣子窝中、小学生。辣子窝中学队伍最前面坐着尤山果和杜大春。他俩是侦破“皇帝案件”的有功之臣，老师特意安排他俩带头喊口号，他俩对这差事干得少没经验，正紧张地默读着一条条用钢板蜡纸刻印好的口号。

大喇叭响了。里面传出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的歌声。此时，有几个干部装扮的人走来，是公社领导陪着县里批判小分队的领导来台上压阵；不一刻，有3辆卡车开来，上面装着由民兵、公安的和解放军押住的9名罪犯，另装着20多名批判小分队队员。

大喇叭里的歌声停。主持批斗会的是公社人武部长赵达，他用粗壮有力的嗓音宣布“批斗大会开始”，接着喝道：“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！”尤山果和杜大春便一对一句地扯起嗓门喊口号。大家跟着喊：

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”

“坚决打击反革命的复辟活动！”

“坚决铲除牛鬼蛇神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9名罪犯被架成“坐飞机型”押上台来。罪犯们全是辣子窝公社人，也都是受了“皇帝”封的“臣子”，最大的是“皇帝”的“贵妃”——她便是棋盘山上的胡二妹。据说，“皇帝”的“正宫娘娘”迫于羞愧，在被捕后用头撞墙自杀了。胡二妹倒无羞愧之意，当她被押上台来，没有像其他罪犯耷拉下头，反而顽强地把头高高昂起。她剪着齐耳的短发，短发缺少梳理有点儿乱；稍偏平且好看的脸微微黑色，显出大山里女性特有的气质。她眉毛下一对从容的眼睛瞅着台下，神情一点也不慌张，相反是犀利中透出咄咄逼人的气势。同时她那排洁白的上齿紧咬住下唇，仿佛那齿唇相交处凝聚着一切悲与恨。“低下狗头！低、低下！”一个粗壮的大汉蹿上前来，揪住胡二妹的头狠命往下按，几经用力才勉强按下她的头。罪犯们的前面都挂个大牌子，上面倒写着人的名字，名字全用红叉杠叉着。

批判队员开始轮流上台对罪犯进行批判。罪犯们在受批判中必须低头跪下。批判队员们念批判稿均是怒火中烧的样子，当念

得怒不可遏时，就喝问被批判者“×××，你是不是罪该万死”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我是罪该万死。”

胡二妹是末了受批判的，也是末了下跪的。她不愿下跪，硬是让人强迫跪下，那头欲高高昂起，又是几经人按压才低下来。杜大春见她那种嚣张的样子，禁不住领人高喊：

“打倒胡二妹！”

“胡二妹低下狗头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但尤山果没有喊，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新上台的批判队员身上——她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。少女上穿一件白色褂子，下穿一条学生蓝的裤子。两条腿长长的，支撑着窈窕的上身段，显得亭亭玉立。她是个瓜子脸儿，面庞的弧线很优美，像是少有的“晒白皮儿”，阳光使她的脸色变得十分白皙细润。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，辫子梳成韭菜把子型，额前剪得很齐的刘海儿，半遮住一对双眼睑的大眼睛。她的那对眼灼灼闪光，宛如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火焰，产生出很强的动人的情感辐射。

她叫胡三妹。是胡二妹的胞妹，也是尤山果的未婚妻。

由于胡三妹同胡二妹的特殊关系，她登上批判台不禁引起人的惊异，使台下暴起一阵叽叽喳喳声，好像是夜风吹进了一片竹林。许久，人们才听清胡三妹那充满愤慨的批判声：

“……这个所谓的‘西宫娘娘’，本是个贪图享受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苗苗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讲究吃好的、穿好的，甚至非常讨厌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。她曾说过，她将来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！把我们这美丽的山村说成是鬼地方，蔑视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，其用心是多么险恶！”

“胡二妹 1965 年考入县高中以后，因受‘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’的资产阶级论调的毒害，妄想走上一条‘白专’道路，整天追求冷酷的数学上的满分，而把党的大事、国家的大事、

人民的大事抛在脑后；但她念念不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主动勾引出身贫农的同学谈情说爱，后因这位同学觉悟高，才没有被她拉下水！……”

刷！只见胡二妹骤然把头抬起，猛地向后一扬，瞪大一双眸子，紧望住了胡三妹。目光并不太火，似一泓平静的秋水，却显得神秘而深不可测。“老实点儿！”有人把胡二妹的头重新按下。胡三妹却因姐姐的目光，在举止拘板中产生了紊乱，语调比先前少了激情，她开始机械地往下念批判稿。

尤山果目睹着胡家姐妹的这一幕，头脑里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，对胡三妹下面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只顾看着胡二妹。天过晌午，太阳的面孔越发尊严，晒得大地腾起一阵阵热烟，使毫无遮挡的会场变得格外烘热。胡二妹跪倒的身子被汗水煮个透，那垂下的两腮汗流如注……尤山果看到这里，真怕她会经不住这汗水的浸泡，他为她这残酷的境遇生出百般怜悯之情。

批斗会结束了。尤山果目睹着胡二妹被押上卡车。她孱弱的身子挺立在车箱板旁，那头依旧是高昂着，在满头零乱的灰发映衬下，如同是一株不惧风吹雨打的高唐草。当囚车开走时，她在目不转睛地向后望，望着她曾热恋过的乡土，望着批判她的故乡人……她似乎在回望中陷入了某种沉思。

胡二妹是“文革”前的“老三届”高中生，她在校学习的成绩一直是尖子，她的心中有一个考入科学研究部门的梦幻。可“文革”到来了，她的命运因出身富农添了一抹阴影，当那青春梦被搅得粉碎，她醒来时竟感到无路可走。当她返乡务农，意志已极为沦丧，社会对她的不平等待遇，更使她的自我意识落入空泛、虚幻和朦胧之中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恋人小战在部队因提干的需要，又提出和她这位出身不好的恋人断绝关系——这是她生活里唯一的精神寄托，一旦失去，即将她推上了绝望的悬崖。

那是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大山里早有了寒气，“呼呼呼”的风，